

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

美国的伤痕

独立战争与
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

「德」霍尔格·霍克 (Holger Hoock) —— 著
杨靖 ——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美国的伤痕

独立战争与

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

「德」霍尔格·霍克 (Holger Hock) —— 著
杨靖 ——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的伤痕：独立战争与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 / (德) 霍尔格·霍克 (Holger Hooek) 著；杨靖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1

书名原文：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

ISBN 978-7-5207-1113-5

I . ①美… II . ①霍… ②杨… III . ①美国独立战争—研究

IV . ① K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3076 号

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

Copyright © 2017 by Holger Hooek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版权合同登记号：01-2018-9099

美国的伤痕：独立战争与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

(MEIGUO DE SHANGHEN: DULI ZHANZHENG YU MEIGUO ZHENGZHI DE BAOLI JIYIN)

作 者：[德] 霍尔格·霍克 (Holger Hooek)

译 者：杨 靖

特约策划：黄珊珊

责任编辑：王若菡

装帧设计：李 一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100028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3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1113-5

定 价：78.00 元

发行电话：(010) 59320018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725

各方赞誉

根据定义，战争是关于暴力的，但霍尔格·霍克的精彩著作也许是第一次将暴力作为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重点。他以扣人心弦（有时也会令人恶心）的笔法强调了一些真正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例，双方都有。所有学习美国革命及其战争的学生都应该读这本书。

——斯蒂芬·康威，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作者

将革命战争从浪漫的国家神话中解脱出来是很困难的，但在《美国的伤痕》中，霍尔格·霍克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修正。这是第一本研究暴力在冲突中扮演了怎样可悲而令人震惊的角色的书。

——安德鲁·奥肖内西，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谁丢了美国》作者

作为美国人，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的革命本质上与别人不同，更多的是在大陆会议议事厅里雄辩的演讲，而不是暴力和流血。但是霍尔格·霍克表明，我们的国家是通过一场残忍无情、毁坏灵魂的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这场长期而血腥的冲突以多种令人困扰的方式决定了美国将会如何发展，《美国的伤痕》对此进行了深具启发性的考察。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勇敢的抱负》（*Valiant Ambition*）作者

从对商人和海军官员涂上滚烫的柏油，到当众脱掉涉嫌同情保皇派的妇女的衣服，霍尔格·霍克以深入的研究和扣人心弦的文字揭露了美国革命的可怕暴力，颠覆了美国无血诞生的感性神话。

——凯瑟琳·杜瓦尔 (Kathleen DuVal)，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独立的失落》(*Independence Lost*) 作者

《美国的伤痕》是一部关于革命战争的杰出综合史，强调了这种血腥和破坏性的冲突如何触动了普通男女的生活。霍尔格·霍克关注的不是战争中众所周知的建国者，而是展现出降临在双方士兵和平民身上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一本重要的书，所有希望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独立战争本质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约翰·费林 (John Ferling)，《旋风：美国革命和赢得革命的战斗》(*Whirlwi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War That Won It*) 作者

当然，没有读者会把革命再想象成孩童时代看到的那种端着气枪的露天历史剧。霍克明智地认为，考虑到民族解放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战争，美国人也许应该让自己对建国和民主输出的热情降降温。他向我们展示出，革命远比我们通常所知的更加残酷。

——亚当·高普尼克 (Adam Gopnik)，《纽约客》

霍克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对美国革命做出了原创和发人深省贡献。他咄咄逼人地指出，和大众认知中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高尚斗争不同，那个时代充斥着更普遍的身体虐待和心理暴行。通过精雕细琢的历史细节，他揭示了革命中释放的暴力如何广泛蔓延，几乎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幸免。

——《华尔街日报》



《美国的伤痕》是一部暴力史。它是首部从暴力的角度叙述和解析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的研究作品。因此，它讲述了那些作为暴力的驱动者、见证者以及受害人——那些士兵、俘虏和平民，以及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美国的伤痕》也是关于故事的故事：它讲述了由生理和心理暴力所引发的迫害与受难，野蛮与文明，复仇与和解。遭逢乱世的人们以这样的叙述阐明暴力斗争的必要性，为各自的事业进行辩解。

暴力体验会激发生理、情感和智力等诸多层面的反应。同时我们也该意识到，对暴行与痛苦的记录本身就是极具感染力的修辞，正如学者雷切尔·克里夫斯指出的那样：“目睹暴力……既令人厌恶又让人着迷。”确实，恶言恶语本身便是伤人的利器。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努力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敏感话题，结果从马尔库斯·雷迪克痛苦而辉煌的历史著作《奴隶船》中找到了灵感。他警告我们无须为剥离了道德与政治语境的“抽象的暴力”感到内疚——相反，暴力应当被理解为具体的现实存在。正如研究战争与暴力的文化史专家韦恩·E.



李提醒我们的：“学术很少触及恐惧、饥饿、流血牺牲等战争暴力的话题。另一方面，仅仅讲述故事又很难展现出身处困境之人为何大开杀戒或甘愿赴死。”本书的读者对象既有专家又有普通读者，因此在我的论述中既有抽象分析又有具体事例。本书基于英美两国搜集到的最新档案资料，并非要对革命、战争甚至这一时期的暴力行径做综合而全面的研究。与之相反，我选择聚焦于其中最主要的政治与军事暴力，牵涉到美洲的爱国者与效忠英国的保皇派、非裔美洲人与美洲土著居民、英军与其德国盟友。^[1]

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话题不仅被美化、粉饰，而且遭遇选择性遗忘。战争的亲历者对分裂、纷争和暴行记忆犹新，而后人则沉湎于这一国家诞生的罗曼蒂克神话。为恢复革命年代暴力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从参与双方如何理解这一场斗争以及幸存者与后人如何理解和误解这一场斗争中获得启发。

身为作者，亲手将终稿交付出版社是相当愉悦的一件事。我希望借此机会向曾经对本项目给予大力支持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国会图书馆约翰·W. 克鲁格中心授予我克鲁格研究员职位，感谢费城图书公司和费城历史学会授予我巴拉基金会关于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国际研究员职位，感谢麻省历史学会授予我麻省学会辛辛那提研究员职位，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大卫美国独立战争图书馆授予我研究员职位。此外，还要感谢康斯坦茨大学高研院授予我高级访问学者职位，感谢弗赖堡大学以及 SFB 948 机构提供我访学的机会，以上机遇对我的研究和写作都大有裨益。在上述机构的居留不乏卓有成效且令人愉悦的成果。为此我还要感谢卡洛琳·布朗、詹姆斯·N. 格林、梅格·麦克斯文尼、康拉德·E. 怀特、乌尔里奇·高特、纳德·阿特和拉尔夫·冯·邓·霍夫以及他们各自的团队和助手。本书的第 5、8、10 章部分立论最早分别以“强奸、兽行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为题发表在 2015 年的《军事伦理杂



志》和以“肢解的尸体：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暴行”为题发表在2016年的《过去与现在》。

大量同事和友人阅读初稿，回答询问，分享观点并提供了建设性建议，他们是：苏珊娜·伯索德、凯瑟琳·波、雪莱·布克斯潘、约翰·布鲁尔、理查德·卡普兰、艾瑞卡·查特斯、约书亚·色文、琳达·科雷、席拉·考德利、马丁·丹通、芭芭拉·冬那干、蒂姆·达根、菲利普·德怀尔、希瑟·E.尤因、比尔·弗罗斯特、尼克拉斯·弗里曼、彼得·金纳、乌尔里克·戈特、拉腊·赫尔默特、朱莉亚·E.希基、乔安娜·英尼斯、摩耶·贾萨诺夫、简·卡门斯基、韦恩·E.李、伊丽莎白·劳登、威廉·罗杰·路易斯、尤尔根·卢、尼诺·卢拉吉、彼得·曼德拉、霍利·迈耶、迈克尔·麦克唐纳、拉纳·米特、布鲁斯·尼科尔斯、马西·诺顿、安德鲁·欧肖内西、埃德·帕彭富斯、萨拉·皮尔索尔、威尔·佩蒂格鲁、托德·里斯、丹尼尔·里克特、罗布·拉克、汉纳·史密斯、斯特拉·蒂利亚德、詹·沃尔德伦以及莫莉·瓦什。斯蒂芬·康威和保罗·韩礼德对本书手稿的重要章节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国会图书馆、约克镇胜利基金会、亨廷顿图书馆、麦吉尔大学以及康斯坦茨大学、牛津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地举办的各种讲座和研讨会，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在匹兹堡大学，我有幸先后接触到三位系主任：马尔库斯·雷克斯、雷德·安德鲁斯和拉腊·普特曼，与其他几位富于灵感的同事乔纳森·阿拉克、西·德雷舍尔、贾内尔·格林伯格、迭戈·霍尔斯坦、帕特里克·曼宁、佩妮莱·罗杰、布鲁斯·维纳德和莫利·马什以及诸位18世纪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也相处甚欢。对以下各位孜孜不倦的研究助理我深表感激：阿什利·布莱克尼、米雷尔·利克、卢克·马丁内斯、凯蒂·帕克和斯蒂夫·皮特。马尔库斯·雷迪克是学者的楷模，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对本书初稿进行了全面阅读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自始至终，他对我本人和我的著作都充满信心。在我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慷慨给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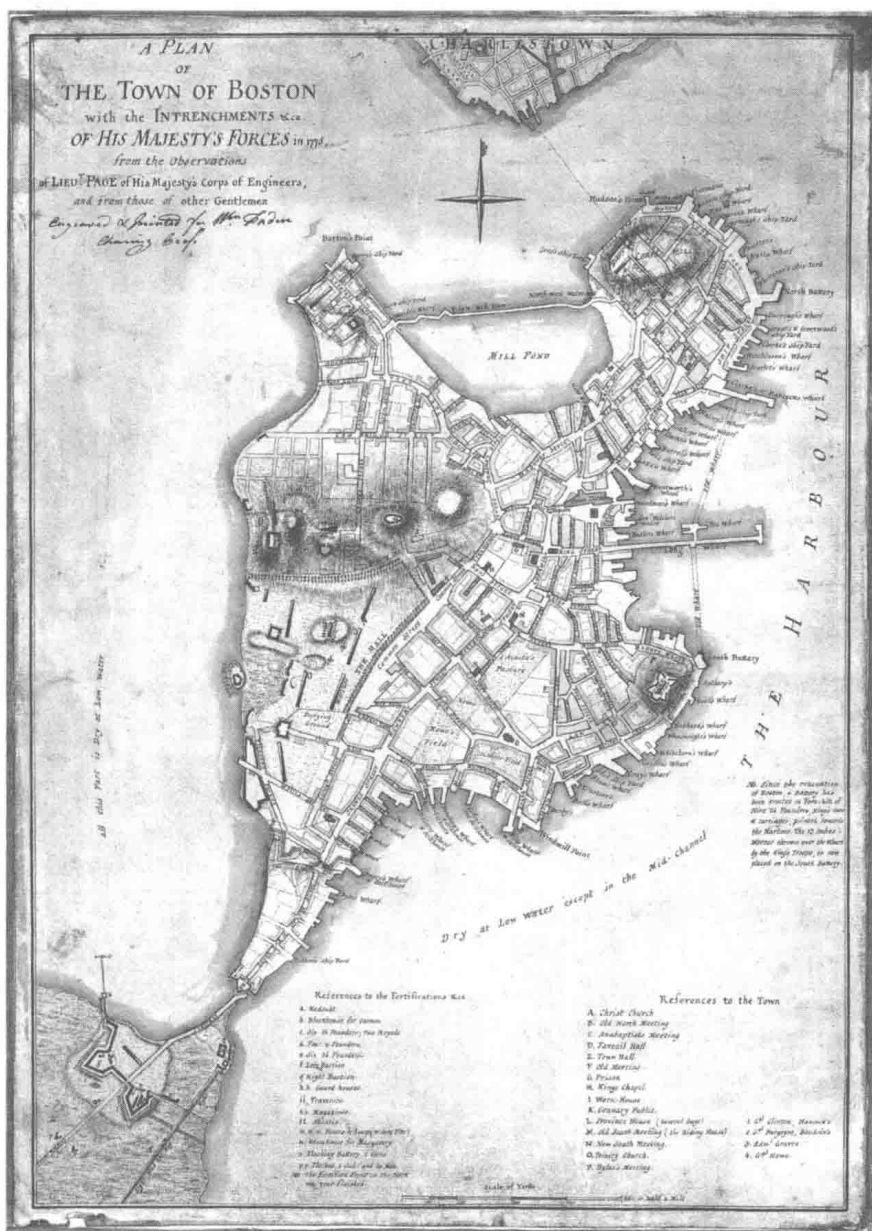
帮助和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系主任 N. 约翰·库柏，多亏他的大力支持，为我创造出良好的写作环境，我才得以抛开系务杂事，埋首编辑《英国研究杂志》，同时进行本书的撰写。

我的出版代理人苏珊·拉比勒一开始就是本项目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鼓动者，并最终与皇冠出版社达成协议。与责任编辑阿曼达·库克相处也令我受益匪浅，他的编辑信函充满挑战性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教我如何去完善修正。爱玛·贝里作为助理编辑，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包括行文的节奏与步调——它们在定稿中已大为改进。我还要感谢皇冠出版社的出版人莫莉·斯特恩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编辑、版面设计和其他人员合力将一本手稿打造成一部精美图书，尤其是克雷格·亚当斯、大卫·切萨诺、乔恩·达加、萨利·富兰克林、埃琳娜·贾瓦尔蒂、伊丽莎白·伦德弗莱舍、安娜·汤普森以及凯文·卡拉哈姆、萨拉·格里姆、雷切尔·罗区奇领导的市场和公关团队，以及阿莱娜·瓦格纳，他们共同负责将本书推向市场，介绍给读者。

最后要感谢在写作过程中与本书作者共始终的两位家人：海伦在我写作和研究过程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爱心与帮助，作为心理学家，她从心理学角度为修正本书若干论点提供了宝贵建议。在本书写至一半时，佛罗莱恩·弗雷德里克从天而降，为我们这个德裔家庭增添了一份美国本土色彩。尽管其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但他的到来确实极大丰富了我的生活。本书为他们而作。

2016年7月4日于匹兹堡





英军驻扎且筑有堡垒的波士顿示意图 作者：托马斯·海德·佩奇爵士。时间大约是1775年，由工程兵部队佩奇中尉以及其他绅士共同绘制。

Sir Thomas Hyde Page, *A Plan of the Town of Boston with the Intrenchments &c. of His Majesty's forces in 1775, from the Observations of Lieut. Page of His Majesty's Corps of Engineers, and from those of other Gentlemen* (London, 1777) . Pen-and-ink and watercolor. 45 x 32 cm. Library of Congress.



引子 / 1

第一章
Chapter 01

捕猎保皇派 / 17

卑鄙的禽兽 / 29

忠诚者之墓 / 37

第二章
Chapter 02

不列颠的困境 / 45

木已成舟 / 54

嗜血的内战 / 62

公然的叛乱 / 65

第三章
Chapter 03

卢比孔河 / 73

唇枪舌剑 / 80

屡遭重创 / 90

犹豫不决的入侵 / 94

讨伐美洲保皇派 103

第四章
Chapter 04

美洲护民官 / 111

“副官的女儿” / 112

杀鸡儆猴 / 123

赃物政治 / 125

第五章
Chapter 05

肉体凌辱 / 131

复述强奸 / 142

第六章
Chapter 06

屠宰场 / 155

从被俘到埋葬 / 159



担心自己失去双腿 / 169
一群肮脏的人形生物 / 172

第七章
Chapter 07

战俘的黑牢房 / 181

海面的骚动 / 182
不自由，毋宁死 / 192
漫长的归途 / 202

第八章
Chapter 08

斩尽杀绝 / 207

不装火石的格雷 / 214
被乱砍的身体，道德上的胜利 / 221
法国的匕首 / 230

第九章
Chapter 09

城镇毁灭者 / 235

完全的毁灭 / 241
美利坚帝国 / 248

第十章
Chapter 10

美国化战争 / 257

猛兽 / 265
哈利的头颅 / 277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以命抵命 / 287

公正 / 291
报复 / 295
伤感的爱国主义 / 302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落魄而归 / 309

最后的旅程 / 317
和解 / 322

后记 / 335

注释与译名对照表 / 351

译后记 / 353





1770年3月5日，星期一，夜幕降临时分，在波士顿的大街上，一队队以灌铅大棒和短刀武装起来的波士顿人开始尾随落单的英军官兵。在城里的其他地方，市民则遭受士兵的威胁和殴打。谣传一名失踪的上士已惨遭杀害，士兵们则将一名牡蛎商打得半死。8点左右，愤怒的民众与驻扎在穆雷军营的英军发生了正面冲突，该军营原为位于德雷珀巷和布拉特街之间的一家糖厂。几十号人在附近的港口广场聚集，这是波士顿老城的商业中心。人群中许多是挥舞棍棒的水手；有些人从临街的店铺卸下桌腿充作武器。他们向违反抵制英国货禁令的一名进口商家里投掷雪球和冰块，人群所过之处，窗棂簌簌发抖。3月2日，即前一个周五，在米尔克街南边的约翰·格雷制绳工棚门口，数十名失业工人与值勤的士兵由长时间的争执升级至暴力冲突；到了周日，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混战。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到了周一，官兵与民众似乎都已拉开架势，伺机而战。^[1]

9点一过，满城的钟声敲响——布拉特广场教堂领头，西边老布里克教堂紧随其后，然后是旧南教堂。半夜敲钟通常意味着火灾。无数居民



在隆冬的夜晚冲出家门，高举灭火的水龙头和各式盛水的瓢盆，来到冰雪覆盖的大街上——武装的暴民开始在市中心集结。在初弦月光的照映下，在位于东北角的国王街（今日的斯泰特街）和皇家交易所巷交界处的海关，人群迅速膨胀。年轻的本杰明·戴维斯很快察觉：“根本没有火情，是士兵在械斗。”

在海关大楼外，好几百号人（越来越多）与9名守卫形成对峙：巍峨的砖墙背后是存放海关记录和关税收入的司库。钟声敲响的时候，当值的40岁爱尔兰军官托马斯·普雷斯頓上尉正率第29步兵团的一名下士和6名士兵从附近哨所穿过躁动的人群，紧急增援海关大楼唯一的岗哨休·怀特列兵。休·怀特此前曾用火枪敲打一名假发制造商的学徒，因为这名小男孩胆敢对英国军官起哄。但不久，聚集的人群开始谩骂，并向他投掷雪球，让这名哨兵不免胆战心惊。高大的士兵背靠墙壁围成扇形，他躲在中间，士兵手中的火枪都已经装弹，插好刺刀；暴民当中也有不少人拥有武器，从整夜挥舞的棍棒到他们出门前外套下私藏的刀剑。对峙双方至少有3名士兵和人群中的3名民众在上周的制绳工棚冲突中已交过手。

这一次重新照面的选址坐落在海关大楼。这本身也是一种象征，表明七年战争¹胜利后，不列颠对大西洋沿岸13个殖民地的横征暴敛遭人憎恨。英国方面希望殖民地不仅要承担驻扎北美的万余名英军的费用，还应该承担部分战争费用以及未来的防御费用。

许多年来，马萨诸塞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扮演了反对帝国新政急先锋的角色。《印花税法案》对印刷的每一张纸强行征税，波士顿人奋起反抗。该法废除后，英国又接着出台《唐森德法案》，要求对进口的商品如玻璃、铅、茶等征收关税，对此，波士顿人同样不买账。他们向皇家总督发出吁请，同时联合其他11个殖民地共同采取禁止进口上述产品的

1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指欧洲列强于1756—1763年发动的霸权争夺战。虽然战争以英国一方胜利而告终，但巨额的战争费用令英国不堪重负。英国企图将其转嫁到北美殖民地人民身上，引起当地人民不满，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战争。本书脚注如未注明均为译者所加。



策略。成群的男女走上街头，砸毁财物，威胁甚至伤害海关官员以及违反禁令之人。就在一个月前，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包围了一名海关告密者的屋子，因为他告发同胞违反了大英帝国税收法令。告密者向人群开枪射击，一名 11 岁男孩不幸遇难。^[2]

转折点其实发生在 1768 年，当时英国政府派出数千名士兵到波士顿监督税收新政。王室试图像早先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那样炫耀武力，而在波士顿人看来这无异于武装挑衅。在居民人口已达 1.5 万 ~ 1.6 万人的城镇，16 岁以上的白人男性居民数量跟大英帝国士兵的数量几乎不相上下，何况英军当中还有若干爱尔兰人。尤其令人愤怒的是：英军中服役的非洲加勒比鼓号手居然有权对犯过的白人当众施以鞭刑，波士顿人的社会荣誉感和种族价值观由此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冒犯。^[3]

英军不仅驻扎在营房，也驻扎在民宅或仓库。在公共建筑四周会加布岗哨，驻军也会视情形增设哨卡盘查行人并搜查马车。醉酒的士兵会寻衅滋事或嫖娼，身着制服的士兵会殴打白人居民，妇女则面临恶意绑架和性侵。休假的士兵会与码头工人争抢为数不多的工作机遇，结果往往会像制绳工棚前发生的一幕那样引发剧烈的纷争。当地居民骚扰身着制服的士兵、朝他们的后背上投掷石块已是家常便饭，军队也无法保全海关官员和告密者。事实上，士兵们一方面竭力展示帝国威仪，另一方面，他们的表现似乎也象征着伦敦权威的逐步瓦解。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最近一次下院听证会上预言的那样：“派往美洲的英军不会遭遇叛乱，但他们确实能制造出叛乱。”^[4]

3 月初的那个夜晚，来自布莱茵特里的雄心勃勃的律师约翰·亚当斯描述了海关附近叛乱的声响，他 1768 年刚举家搬迁至波士顿：“一大群人在叫喊，欢呼，吹口哨。假如大街上只有一个男孩吹口哨，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想象一下一大群人同时吹，一定是刺耳的啸叫，像印第安人的叫喊声一样可怕。”暴民们取笑士兵：“过来呀兔崽子，你个臭龙虾，大浑蛋，有种你开枪！操——开枪你就下地狱，就知道你不敢！”暴



民深知只有地方司法官员才有权下令使用武力驱散非法集会人群。当然他们更知道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波士顿地方官员无论如何也不会诉诸武力。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任何士兵在遭遇迫在眉睫的危难之时都有权利开枪自卫。^[5]

普雷斯顿上尉竭力想控制局面，枪响的一刹那他正恳请人群疏散。一名士兵突然遭遇某物袭击，或许是一团雪球、一个冰块或一块木头；要不然便是某物误撞了他的枪口。根据大多数后来的报道，他在冰上滑倒了，有人看到他的火枪脱手。他爬起来重新拿起武器，也不知道有意无意，胡乱放了一枪，好像也没有人中弹。有那么一瞬间，人群中的许多人似乎在发呆，等明白过来才去寻找藏身之所。当然也有一些人勇敢地走向士兵，有一两个人甚至与士兵扭打在一起，争夺他们的火枪。一些波士顿民兵的鼓手则号令拿起武器。有人对着开枪的士兵一顿猛揍，厮打过程中，袭击者又用棍棒狠敲了普雷斯顿的胳膊，然后士兵们一齐开火。

等到普雷斯顿严令停止射击的时候，雪地里已躺倒三人，另外两人奄奄一息，六七人受伤。一颗子弹打中制绳的塞缪尔·格雷，“子弹射进他的头颅，脑浆迸裂”，顿时血流如注，据旁观者证实“洞大如手”。47岁的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是兼具美洲和非洲血统的获释的农奴，恰好经过波士顿，不幸身中两枪，其中一枪“洞穿右肺叶并导致肝脏严重受损”。另外两颗子弹射杀了船员詹姆斯·考德威尔。17岁的学徒塞缪尔·马弗里克被墙上反弹的子弹射中腹部，尽管医生设法取出子弹，第二天早上男孩还是死了。30岁的爱尔兰移民帕特里克·卡尔是皮裤厂的工人，他很可能是被爱尔兰同胞的火枪射中的。这颗子弹“穿过他的右臂并损伤了他的脊柱和坐骨”。10天后卡尔也死了。^[6]

亨利·普伦蒂斯一开始误以为士兵的火枪并未装填实弹，等到身旁有人中弹倒下，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目击“史上最为悲催的一幕……眼看自己的同胞倒在血泊之中，血流成河”。^[7]



到 1770 年春，美洲人对宗主国未经同意的征税以及在和平时期向殖民地派遣军队等举措憎恶至极。从罗德岛往南，殖民者胁迫海关官员并毁损财物的现象时有发生。1768 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决定继续施行抵制英国货的政策，随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也加入同盟。尽管由于抵制，不列颠取消了《唐森德法案》中的部分条目，但茶叶之类岁入较高的商品依然在册。在大英帝国军队抵达前夕，波士顿呼吁召开马萨诸塞所有城镇共同参加的大会，对未经人民同意“招募并维持常备军”的行径严加贬斥。到 1770 年，波士顿邻近城镇已为酝酿中的危机随时可能升级做好了准备。波士顿发生的一切很快会在整个殖民地得到响应。^[8]

3 月的那个夜晚，军队向平民开枪射击的消息传遍波士顿，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市政当局打算召集波士顿及邻近城镇的数千名青壮年与英军展开正面作战。同时，英军的集结号也在全城吹响，士兵们急速奔赴现场。为尽快赶到市中心，有些士兵挥舞宝剑从愤怒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有些人则被怒气冲冲的市民迎头痛击。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匆匆赶到事发现场，最终控制事态，使之不再升级。他呼吁市民们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并请大家自行退场。大多数人随后离开现场，但仍有百余人原地不动直到次日凌晨。与此同时，对本次事件的调查开始了。凌晨 3 点，普雷斯顿上尉被收押；紧接着，8 名士兵也被逮捕并关入监狱。召集邻近殖民地驰援波士顿的烽火一直未点燃，那一夜再也没有仇恨的枪声响起。^[9]

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对国王街冲突的严重性心知肚明。接下来的一周里，双方都力图就当晚的事件编织故事，来赢得舆论的同情，为此甚至将当地居民和士兵在法庭上的证词公之于众。市镇当局指控占领军对无辜平民的压迫和暴行导致多人死亡，这一事件很快被定义为“血腥屠杀”。相反，同情英军的一方则强调事件早有预谋，是武装的平民故意挑衅士兵，并迫使军队后撤。果不其然，第二天英军开始撤兵，撤至几

